

春秋諸傳會通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正十一年虞氏明復齋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三
釐米寬十三·五釐米

春秋諸傳會通



後學

後學

後學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

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

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他說庶不引用

一程子及諸附見謹按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

列也

一所編本必一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者

皆錄甘有倍禮一義決不可從者略疏於謹按下而

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解於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別附錄庶

不紊雜經主

一其三傳義理一同者一是非一謹按一下大率多

以胡氏為主一依先儒成說一並不敢臆斷

一此經大槩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

詞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詞同比一皆通經提掇大意使前

後貫通一其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一並用先儒議

論

一所編諸傳一取其精要故未免裁剪刪削然所去

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

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一究者並詳考於謹按下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按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按此孔子以魯也之為王法之心也

孟子曰世衰下以邪言言有作臣私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按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按此孔子脩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之大法則不知也 餘見程子序

按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六文言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剝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按此春秋火正君命之外曰存亡國之意也

書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 或人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按此春秋公賞罰嚴怒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伯桓公爲盛 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列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也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

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矣

按此春秋予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按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上 惡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先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 又曰俎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又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季氏八

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矣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

按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討賊慎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叙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

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比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謂常事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子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按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著于此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詞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詞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頁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

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列此

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

也按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伐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其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按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春秋諸傳序

後學廬陵李廉輯

左氏傳序

晉杜預

經眼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堂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已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之道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中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以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躰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士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次善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躰以盡經類而長之附于二百

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

何矣或曰春秋以錯

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一字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交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躰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傳於立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立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間一傳而去異端蓋立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

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氏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政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卡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

春秋左傳

宣隱公答曰周平王

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也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

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入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入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者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一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論敗績失遽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古世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耀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

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世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片無斤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

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

紀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

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
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或未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
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
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
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
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卜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公羊以解此傳文義

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

以疑滯博示諸儒同

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創會差次死亡無日日月逾
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
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
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
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
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
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

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

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
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考至系遠也罪孔子者謂無
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仗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宗言比也公好
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毋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
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
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
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
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
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
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
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

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五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旣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不及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爲名而行尼固曰丘竊取之公霸德旣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禮寵賂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旣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

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
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
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爲
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
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
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
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
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
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
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
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一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
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四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
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止聖王之志旣自得之又
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
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脩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
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
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
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

陳氏後傳序略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
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
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
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
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

命王室猶其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祝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

木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

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立而

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臯

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下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辭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

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
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舉祝鮀之言爲證
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
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
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立明忠臣然多曲從其
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
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
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
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
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古失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
嗚呼與止齊游前後三十年守卒乘於其門既興殄瘁
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一切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
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廬陵進士李廉輯

左氏

社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統曆春

成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示勸也

為陰中萬物以成故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春秋

云春秋非也莊七年傳曰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春秋

於冬舉之二未脩之時已各春秋矣史官掌記時事春秋

也典以包之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

左氏 錯舉春秋四時以義三家說同而杜氏

政也今麟也出非時聖人所以感也吾已不在茲乎

感而起國以終始於所以感也吾已不在茲乎

之賢君也子夏等成

聞也春秋九月終乎哀十四年

於麟也春秋九月終乎哀十四年

隱公位名曰隱在位十一年

以德教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
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月始於一月也人君以政率
天下正始於正月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
正起

附錄

即位不言

卷

攝也

禮

假攝君政不脩

即

公

何言

以

即位而貴隱公意也公欲平國而反之桓公志也
起其讓也君諭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也仲尼記時
正古者諸侯世襲封則內必有承爵位士田受
也天子則上必有所稟今隱公內承爵位於先君受
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繼隱公立焉是與
父倫正君矣臣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繼隱公立焉是與
倫正君矣臣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繼隱公立焉是與
也邪志以與桓則見前也

公內不承國於先且
命桓公之亂則齊則
因閔公之亂則齊則
於閔公之亂則齊則
齊小故削其位不
子此承國有義文
也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陳乞弑君同義繼宣
位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陳乞弑君同義繼宣
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陳乞弑君同義繼宣
倫失正則如其意而書陳乞弑君同義繼宣

附錄

即位不言

卷

攝也

禮

假攝君政不脩

即

公

何言

以

即位不言攝也禮假攝君政不脩即公何言以
端正竟內之政以諸侯不奉王之王氣正天之
先言正而後言正月王位不承由王之王氣正天之
故先言春而後言正月王位不承由王之王氣正天之
人故先言春而後言正月王位不承由王之王氣正天之
王故先言春而後言正月王位不承由王之王氣正天之
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
得之禮於之是可知

陳氏

魯宋合也參
盟之端見矣
不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輪平。凡盟

向戌上皆書曰皆同諱公之盟也。荀庚夫魯盟之

女栗為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日之說也。○

例為不國者伯鄧曹齊邢宋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

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無以見其會圍之禮亦以宋

地者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之禮亦以宋

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

秋以二人盟為離立母住參焉故春

使稱之來者來朝也非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王命故不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東脩之肉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交入夫非君命不越竟所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

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

討祭伯不能認王正典公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

然故特去其朝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以叔為祭叔是諸侯例稱乎遂以伯為祭叔徐邈注谷梁

也左注是則曰諸侯春秋有祭伯為字此皆其不合者

氏於祭公則曰諸侯春秋有祭伯為字此皆其不合者

又於祭公則曰諸侯春秋有祭伯為字此皆其不合者

遂以公為爵伯為字而為一以祭叔為名公羊疏

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為三公而叔無所據之大夫

乎姑存于此以侯續考為公而叔無所據之大夫

祭伯定不與其朝介焉廬白狄皆不能朝祭叔不

公子益師卒

卒

何不以也大夫卒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卒

何不以也大夫卒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卒

何不以也大夫卒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張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陳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張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陳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張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陳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張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陳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張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陳氏

伯書祭伯諸傳皆以爵而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奔祭

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偃書曰谷梁以為然
公牙季孫意如書曰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欵然公孫
教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皆
書日三家之說皆非也其當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三

臣十二人為卿○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於天子故不與
其為卿○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於天子故不與

附錄 世公羊三不日又似不可曉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三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
拒莊閔僖高曾時事也異詞者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
深所見之世恩已與父時事也異詞者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
皆日錄之內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之世恩已與父時事
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是也所聞之世恩已與父時事
無罪皆不也所傳聞之世恩已與父時事也異詞者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
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益師無駭是也於所傳聞之世恩已與父時事
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略人心尚猶是也於所傳聞之世恩已與父時事
不書大國大夫世見治升平內諸會而外夷狄進至
外書是也於國大夫世見治升平內諸會而外夷狄進至
於外書是也於國大夫世見治升平內諸會而外夷狄進至
於外書是也於國大夫世見治升平內諸會而外夷狄進至

是譏也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下
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証皆鑿○又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証皆鑿○又

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王者追者
不治者行仁者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者
義可者行仁者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者
後安其出會也正期戎不加奚也
各同其所也戎不加奚也
會同其所也戎不加奚也
之階夏戎不加奚也

附錄 春秋書公會四日凡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
也詞是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

時見王則時奉時承天也體凡年首月承於時以配承於年以
時見王則時奉時承天也體凡年首月承於時以配承於年以

九月紀獲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氏

紀裂繻來逆女

公羊

何不以不稱遠也

公羊

此何以書

公羊

大夫非親也

公羊

迎也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親也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君何謂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侯親止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必親使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法書履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則書之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名之書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各從大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婦陳公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人倫之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不故詳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君歸夫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紀子伯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于密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盟于密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先諸侯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于密而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以恐子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二月乙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卯夫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子氏

公羊

宗廟社稷

公羊

薨

公羊

宗廟社稷

鄭人伐衛

隱公

子氏

之母

左以

為桓

公之

母即

仲子

也公

羊以

伐衛至是鄭又伐

也

鄭

為之

伐鄭

取廩

延其

子公

孫滑

王法所禁則可免矣

此

義

不

書

戰

者

程

氏

陳氏

鄭

為

之

伐

鄭

取

廩

延

其

入曰徒其朝市曰遷

曰

戰

其

宗

廟

社

邑

曰

而之曰敗其朝市曰遷

曰

戰

其

宗

廟

社

邑

曰

右之曰敗其朝市曰遷

曰

戰

其

宗

廟

社

邑

曰

書之曰敗其朝市曰遷

曰

戰

其

宗

廟

社

邑

曰

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

也

官

之

卒

谷

梁

亦

非

○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

也

官

之

卒

谷

梁

亦

非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社

以

長

歷

推

是

二

月

一

能頻小而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月動物雖行度有大有小

公羊

何常可惟先事而

至

者

日

行

有

常

度

矣

治

明時之法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世遇之而懼之意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天災之來必謹天戒則所書者或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皆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十盡七朔言一日不至明朔日乃食晦日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朔夜食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後失之者朔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三食是也

有

常

可

惟

先

事

而

至

者

日

行

駁梁

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

胡氏

為言不歸者雖未可知之非也交議之求也

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公和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公而屬殤公焉曰先君嘗

子奉之於主穆公卒使公即位

公和卒於鄭穆公卒使公即位

公和卒於鄭穆公卒使公即位

公和卒於鄭穆公卒使公即位

公和卒於鄭穆公卒使公即位

公和卒於鄭穆公卒使公即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定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雄因是
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
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石門為東諸侯
小伯之志於是實齊伯之權與也左氏於首序
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與也左氏於首序
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機不
乎在茲

癸未葬宋穆公

魯史有怠於禮而不葬者而略則書或日或不日
其罪而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有諱其辱而不葬有治
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胡氏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取邑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子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子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子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亂權之嫡公吁聞子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亂權之嫡公吁聞子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亂權之嫡公吁聞子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月

考之所謂前有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亦故
傳有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亦故
春秋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名張氏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皆書公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歸生

夏宋公遇于清之始書遇

禮若道路相逢也各簡

其禮若道路相逢也各簡

無禮若道路相逢也各簡

也常遇而書之防禍原也言及者起也公要人將以生

五年十次遇者草次之期八年有傳不期異義遇禮又見昭

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約此則於

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則於

相皆惡以禮無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梁立皆以六爵列書外之遇也而胡氏獨以為外遇

四以會出恐又鄆子則當在內遇例以谷梁挑丘則本

遇此者辭則當從也蓋因挑丘非注曰遇例為時而疏者引

六月此辭則當從也蓋因挑丘非注曰遇例為時而疏者引

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為外遇然及字

又同於內遇之要且季姬鄆子何

得同於內遇之要且季姬鄆子何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帥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左氏

師敗鄭徒丘許固請而行公也子翬也師疾之羽父請以師

左氏

取其木而還公孫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公也子翬也師疾之羽父請以師

左氏

其兵柄猶使帥已主兵是以及方命乎隱其植無君之膠固難御於夫公

左氏

會伐宋豈不白乎再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翬帥師

左氏

重詞之復師同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詞費也孔子曰翬帥師

左氏

言不復會師而再言聖人之情再序四矣天地而誅討亂臣之法

左氏

神春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再序四矣天地而誅討亂臣之法

左氏

矣嚴春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再序四矣天地而誅討亂臣之法

左氏

附錄 陳氏 再見之復書之終春秋終一

左氏

同後見於辭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見於文以足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

左氏

然之說未公穀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

告于衛陳請於王君能朝陳使人請之必可得也州吁如陳桓公方有

左氏

于衛人衛人請使右宰醜蒞殺州吁而陳桓公亦討致也

左氏

以廣忠孝之討路之所醜蒞殺州吁而陳桓公亦討致也

左氏

孫文仲子自恣緩慢其時月國討賊例時衛人責詞也

左氏

右宰醜蒞南行也故文稱人責詞其則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

左氏

州人著二諸侯也故曰變文稱人責詞其則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

左氏

故久然後能殺君而衛人失賊者寡矣而何夫以討賊許

左氏

不踰年卒之變終初國猶有臣子也官中擊鼓作於國中

左氏

定州吁而殺于濮見衛五國之有臣子不能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也左氏觀作矢陳

左氏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公羊

公羊曰棠也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夏四月葬衛桓公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秋衛師入郟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常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城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疾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次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施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寄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者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公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修

公羊

公羊曰公曰吾將略地

陳氏

伐國不言圍邑初猶以自僖以前則書

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鄭則圍長葛伐宋圍緡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

左氏

鄭人來輸平更成也

公羊

公羊為成也曰吾成也敗矣吾與鄭人乎未成也其故曰更成也

胡氏

胡氏結解怨也平與鄭人故來絕魯成也

郭宋

郭宋來告命使與鄭年舊怨明矣五年遇鄭人其秋會宋入師其

宋得

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

陳氏

陳氏特稱魯輸平以明有國者必輸平其義不謀其利

皆不

皆不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之六年始及終齊平襄二十年宋及莒平

至敗獲而平三傳不同公羊以為穀梁此即言狐壤之戰平非此而絕又與後日歸舊怨會鄭之說非本論胡氏魯與鄭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計是以成中而憚不悟已求和於魯而深為合黨敵宋之私取術以防之而仇矣○是又按盟於平例五胡氏曰華元者惡鄭之也利相結也宋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南泰山艾

東

方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說固陳然春秋之惡魯者而平之

左氏

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交惡於陳蔡。一黨也。齊鄭衛。

王而也。於是鄭始以合諸侯。焉。方百里。若五東方之國。

伯莫大焉。自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若五東方之國。

好未可。問也。故假鄭以代。之後。魯爵。一居上。公林。東方之國。

再告。而於于。與齊。鄭之。交。固。矣。他。日。齊。伯。成。不。利。

盟者。四。故。陳。氏。之。說。不。為。無。見。也。柯。與。齊。桓。圖。伯。之。侯。

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伯。之。初。也。柯。與。齊。桓。圖。伯。之。侯。

會明也。于。黃。齊。景。爭。伯。伯。之。初。也。柯。與。齊。桓。圖。伯。之。侯。

時無事。則。編。年。月。具。四。時。具。然。後。為。年。首。則。書。秋。始。也。過。時。何。以。

又時。而。後。德。備。而。後。始。為。一。事。不。月。者。人。首。始。也。過。時。何。以。

月者。無。事。書。春。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

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也。

事無事。則。存。天。時。則。道。在。朔。也。志。此。何。胡氏。邑。人。特。強。圍。

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土。地。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

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人。之。誅。以。天。理。言。而。鄭。亦。無。所。受。不。能。

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善。之。積。輕。也。公。既。立。忌。

重。也。明。年。鄭。人。報。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既。立。忌。

宋。又。卒。受。長。葛。於。宋。師。之。報。矣。叔。姬。伯。姬。之。姊。也。至。

臣。豈。一。解。矣。其。見。弒。於。亂。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公。氏。叔。姬。伯。姬。之。姊。也。至。

故。約。全。錄。之。婦。道。駁。行。非。禮。也。俱。胡氏。不。與。夫。人。也。何。以。書。

禮之常也。有山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說主胡氏前說主左氏穀梁後。不書名未。

胡氏

外錄以不葬也。非外也。葬其君而不會也。葬非內也。

附錄

滕公羊狄道自無名。皆無摺。則其言也。美稱侯。何不嫌也。貴。

若齊亦稱侯。不嫌亦稱侯。微者亦稱侯。人皆稱侯。起文皆賤。不嫌亦稱侯。微者亦稱侯。人皆稱侯。以稱侯。卒者文美。惡不嫌。同詞也。滕本位。繼亦稱侯。人皆稱侯。先朝隱春秋。衰之。以禮。侯也。嗣。託隱。以爲始。受命王。滕子。

夏城中丘

苦稍百姓完。補至虛。國家與始作城。無異。也。民衆城小。則。

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胡氏。愛其力。日。民之道。在。養。必。書。其。所。與。俗。不。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且。義。亦。書。

見之。心。也。凡。書。城。者。中。丘。使。民。固。不。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

君之。心。也。凡。書。城。者。中。丘。使。民。固。不。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

附錄

城築。之。罪。內。城。者。二。十。三。也。以。書。築。者。創。始。非。人。

左氏

制。大。都。不。過。其。三。餘。雖。國。之。時。亦。書。七。以。也。

胡氏

城。役。有。時。暴。保。民。而。戒。事。無。百。勞。民。也。

左氏

城。役。有。時。暴。保。民。而。戒。事。無。百。勞。民。也。

胡氏

城。役。有。時。暴。保。民。而。戒。事。無。百。勞。民。也。

左氏

城。役。有。時。暴。保。民。而。戒。事。無。百。勞。民。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結文之盟。

問存。其弟何母弟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文之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也
書盟者以其師來接於我弟者其罪也
歸而稱先儒說弟者責其友愛之義
曰謂同母蓋為嫡耳非以蓋緣禮有
遂成其同母蓋為嫡耳非以蓋緣禮
焉云相十之異於他弟施及於其子
大而不友弟不念天惟與我民彝
亦不於弟不顯矣昭元哀昭二大
仁人於弟不顯矣昭元哀昭二大
存春於弟不顯矣昭元哀昭二大
遺使來於弟不顯矣昭元哀昭二大
黨而於弟不顯矣昭元哀昭二大

既伯僖七年齊聘僖公三子至焉亦可以觀世道矣○又按
於判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加禮於魯至桓
歸父之來齊聘魯五年以啓後日無之來齊頃有也
於判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加禮於魯至桓
歸父之來齊聘魯五年以啓後日無之來齊頃有也
於判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加禮於魯至桓
歸父之來齊聘魯五年以啓後日無之來齊頃有也

春秋書弟十秦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
私主陸氏陳光秦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
衛轉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
弟賢之也蓋程子力其善愛之而致之也
同母之說蓋程子力其善愛之而致之也
及兄弟之說蓋程子力其善愛之而致之也
異母兄弟之說蓋程子力其善愛之而致之也

秋公伐邾

宋盟故懼而伐公邾及鄭平與鄭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
矣宋故懼而伐公邾及鄭平與鄭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
矣宋故懼而伐公邾及鄭平與鄭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
矣宋故懼而伐公邾及鄭平與鄭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
矣宋故懼而伐公邾及鄭平與鄭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
矣宋故懼而伐公邾及鄭平與鄭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

張氏曰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見書人比而矣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見書人比而矣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見書人比而矣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見書人比而矣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見書人比而矣夫和者無詞而為執見詞者皆以罪可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公羊

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大夫也伯周卿士凡國伯爵穀梁曰凡

美於先君不當之也穀梁曰聘問也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命天子

好問以諭志而穀梁曰小聘何三年獨言聘諸侯以結諸侯之

者諸侯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則位未嘗遣使聘也一使不如朝則

天子亦聘也亦不朝則削其地失威福之柄矣使聘也一使不如朝則

未嘗聘也亦不朝則削其地失威福之柄矣使聘也一使不如朝則

焉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失威福之柄矣使聘也一使不如朝則

附錄 例王聘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親以除邦國之慝

侯說范以論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故穀梁者蓋周

禮則深究夫春秋親諸侯之失常典而穀梁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穀梁

伐國而曰伐此一人命也而曰戎伐于朝周凡伯以歸易詞于

楚丘見伯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胡氏引說詳見國語單襄過陳條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張氏

簡之故請先相見衛侯特相將以爲參盟也

蓋鄭之怨於鄭而齊欲平之

似有據然考之於戴之後又二國爲黨以仇鄭而

齊衛亦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欵心齊衛亦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欵心齊衛亦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左氏

公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其言入何難也其祀何難也此也周制六年服朝宿之湯沐六年王邑乃時以巡諸侯各朝于天子之郊有湯沐之邑也宣王許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許田為之宿有湯沐之邑也宣王許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許田為之湯沐之邑也宣王許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許田為之見鄭有無親之心而與之謂天不復相親故特賜之許田為之我入鄭有無親之心而與之謂天不復相親故特賜之許田為之禮焉鄭有義不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祖之所受之邑矣其言是乎平歸焉鄭有義不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祖之所受之邑矣其言是乎

陳氏

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况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行矣桓公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湯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又鄭湯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為十邑方二里東方二里取足舍百二何氏以為四井皆朝宿矣范氏以為諸侯有湯沐之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恭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歸則否胡氏從范山說為是也鄭來歸例除之來以利而內女來歸外尚之來者五鄭來歸例除之來自利而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者喜也人而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者喜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胡氏

周人有諱禮故凡諱不名經書其終雖五伯名者與魯通也己通而是不名者舊史失之赴不以名而書尊者所證矣蓋諸侯姓則不名若舊史失之赴不以名而書禮之卑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平丘

左氏

齊人衛

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仲對曰君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
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
民受君之惠也明也敢不明盟外盟於始此其日何諸侯之
承及五君之明也明也敢不明盟外盟於始此其日何諸侯之
上王爵也世道交喪盟詛而家天日宋為主盟與鄭絕也
春日以記惡也蓋道交喪盟詛而家天日宋為主盟與鄭絕也
心疑然後有詛盟而家天日宋為主盟與鄭絕也
是傾危之後也俗成民不立矣春而約亂然後有詛盟與鄭絕也
謹其始也周官設天子盟亦聖人待之衰世之意耳德又請
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之衰世之意耳德又請
衰諸侯未乾而渝盟善者有矣其未至於文質子猶有不信
口血未乾而渝盟善者有矣其未至於文質子猶有不信
疑也蓋春秋謹於參盟善者有矣其未至於文質子猶有不信
也烏乎臨小利害不復顧忌比諸小會防之平之時指天取邑誓
也烏乎臨小利害不復顧忌比諸小會防之平之時指天取邑誓

變所以傷也甚也

與何也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
國也傳曰宋弱為難退齊能為強則宋衛次之鄭則小
終不與鄭平也鄭實難退齊能為強則宋衛次之鄭則小
莊固狹齊以自強程子曰齊與鄭絕也宋衛雖屈於齊而
以王爵尊宋而自強程子曰齊與鄭絕也宋衛雖屈於齊而
是齊僖陽尊宋而自強程子曰齊與鄭絕也宋衛雖屈於齊而
之日小伯桓公之創而皆原於此矣又外盟書
瓦屋鄭陵皆為參盟以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包公穀

日紀邑張氏曰宋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密

胡且言小國大夫之罪也屈千乘之尊言及以讖失大

夫盟大卑明非大夫之特書公也蓋自失人君之體也敵

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然則公及齊大夫盟

既何得云不可杜氏例以為傲者不嫌敵公侯故
直稱公然高倭厥父大國貴卿猶以仇尊為諱今
乃直書不諱乎公羊又以為實言子而書人者趙
公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皆無據之也盟盟則
卑以病公小國也此說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之若
上書公病公下書楚人其公穀皆以明其不可與
又公及齊人狩楚公穀皆以明其不可與此論也

又變例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梁

衣

命羽父請蓋於族公

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
氏無駭公孫也
孫也為大夫則稱公孫
而身為大夫則稱孫
出為大夫則稱孫
卿皆以書名或稱孫
諡或晉侯失國不嗣
諸侯晉侯失國不嗣
也豈禮也哉

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之卒實因卿大夫之
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公穀以為罪無駭入
生而亂恒必由之不可不考也公穀以為罪無駭入
為極而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字

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
國於是諸侯相效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
而篡弒胡氏曰春秋詳書天王使之意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常杜氏以為經

衣

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

衣

震電何異以書時也

大兩雪何月書記異也何異爾
錯行故謹而日之
也雨月志止也

苟再見必前日而後凡也一
張氏程氏曰三國先遣將
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略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左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命討不庭以貪其士以勞王爵正之矣以王

再取其一也而**穀梁**取二正其東敗人而深為利

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內小惡直書而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

敗而言敗者為主彼戰而此敗之也辨苟以濟西書取

陳氏取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濟西書取

汶陽書取邾田書取譏不在晉也必若

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內兵書取十載事則是以言來歸焉爾

敗宋者三管乘丘郟也

略外於羊日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

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胡氏曰

內公取邾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如成公取郟襄

絕其嗣亦昭公取郟所謂婉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蔡人衛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鄭師猶在郊宋衛人入鄭

也載國蔡人衛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鄭師猶在郊宋衛人入鄭

蓋嘗克叔段多敗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

邢而兼之師於郊莊子之術也然孟子曰善戰者服上

既受三也然三國既與鄭仇三國之力以取戴其書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魯同姓於隱篇再見
入者明當憂錄之

穀梁入者也
左氏命討違王
公羊注日

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書
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難
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邾何難以為難

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若以為難
齊鄭莊假王命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異號
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鄭又朝齊左王九年夏周人異號
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朝齊左王九年夏周人異號
宋公不王復用師而傳曰鄭伯所為周旋王卿士豈非有
朝之報復周復用師而傳曰鄭伯所為周旋王卿士豈非有
矯假報復周復用師而傳曰鄭伯所為周旋王卿士豈非有
許傳又曰君謂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卒之年敗宋
入邾入許納馮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年敗宋
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後志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
為鄭伯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

滕侯薛侯來朝魯諸侯始朝

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薛侯

薛侯來朝魯諸侯始朝

天子無事諸侯

長滕

聘兼言之何微國也朝時

兩孔子曰邦君為

正德

植言同天子也累數皆至也朝時

胡氏

禮節

禮節不報其禮或天子往而納義以歸無強弱於中聘世

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來朝一我者蓋無不如也而自相

朝制

朝制凡大國來聘天子來朝一我者蓋無不如也而自相

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言者亦以見隱公之非天子荒矣

見諸

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言者亦以見隱公之非天子荒矣

禮也同之日也朝也

禮也

禮也同之日也朝也

禮也同之日也朝也

二氏

二氏惟此年書侯餘皆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懼而

禍穢常萌於盛滿之日天下

入朝

入朝是時伐戴入邾皆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懼而

禍穢常萌於盛滿之日天下

夏公會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上有五月字

謀伐

秋七月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會齊侯鄭伯伐

叔盈

叔盈以鄭伯之旗鬻弧登周麾而呼曰君庚辰齊侯鄭伯伐

許會齊侯鄭伯伐

許不

許不共故從入許許莊公奔衛侯以許讓公命曰君師

許會齊侯鄭伯伐

敢與

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

許會齊侯鄭伯伐

東偏曰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許叔無寧
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吾子寡人其禮請以
柔此民也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有以請焉如舊昏
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滋他族實偏國之為亦與鄭伯
其能降人以相從也吾子無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與鄭
土也寡人之使吾子無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與鄭伯
圍也君子謂鄭莊公無刑而伐之禮經國之家定社稷
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禮經國之家定社稷
量力而行之謂知禮矣而公之入也者德而復之
毋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而公之入也者德而復之
許本鄭志也書及則入矣許公之入也者德而復之
年天不遣使來聘者再而許公未嘗朝于鄭也
崩天子出而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朝于鄭也
自山出而各封守也今又入之公之積亦不有
也及防川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之公之積亦不有
五也凡此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有
不使隱公豈為國以難乎自桓而隱之積亦不有
強矣善使隱公豈為國以難乎自桓而隱之積亦不有
取者宋有五年師焉夫鄭之專也於是不庭許莊公奔
君宋有五年師焉夫鄭之專也於是不庭許莊公奔
罪其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春秋一書而始著內外之志惟此年及桓元年垂
越之會盟皆所及例與此同桓志也桓六年會武
父至伐宋則書及魯之所欲矣桓志也桓六年會武
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桓志也桓六年會武
謹也。○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而多。○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可與鄭為隣。○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
於孫獲以故外假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
公薨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
公薨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
尚謹也。○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能為也。○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故晉文也。○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平有荀偃之侵諸侯晉後則雖有楚人之征許之
春秋雖於鄭而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
以城後二年于鄭而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
乃後日城許而於鄭而許叔與鄭莊公許叔與鄭莊公
乃春秋惡黨之誅也。○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入許事以破左氏之誅也。○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公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初仲子生而有文桓公少隱公曰為魯夫人故惠公欲

請殺桓公將以老求大宰公曰懼反諸公于桓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以老求大宰公曰懼反諸公于桓也吾將授之矣

公于氏立桓公而討焉社圃館于焉桓也吾將授之矣

也致桓公之象著矣而曰吾將老焉是猶有諂人交亂其

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辨之曰弗

忠不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

不能除寢之謂此類也夫賊不討事也此復讎之法不書葬無

也子般之子赤亦然野未踰年不書葬無子

者則不廟也桓公亦然野未踰年不書葬無子

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前黨於宋自六年

秋盟宋二而出於諸大夫之拔已故元年盟儀父其

結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

無駁鞏帥師之時矣輸平以隱大夫之專迭見於

至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初立上請王命則無所不

之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屈己於諸侯之賢

之君見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突

突

突

突

突

突

突

禮有變於中年也桓篡立而用常

其意也桓繼位而用常

故如其意也桓繼位而用常

其道也桓繼位而用常

再娶也桓繼位而用常

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

也故周公授而謂之讓惠無攝已

長禮當嗣而謂之讓惠無攝已

謂桓公失禮而為之辭非春秋法也

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舉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

於群公此聖人修禮三綱整教人之倫書大法大率異

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桓稱子必類見然後列

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六君惟桓文書即位元視天子

與諸侯傳之意亦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

鄭伯盟于越

越結初成也盟曰淪盟

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在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皆何

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時朝乎天子為謂之許田諸侯皆

何田多邑少稱邑

邑多田少稱邑

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

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也易也鄭既歸於周而鄭之不得以地相與也

之國與也鄭既歸於周而鄭之不得以地相與也

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者何歟曰利者人欲之

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饜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

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

之害皆按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

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

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

故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其不見許人改過遷善自

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其不見許人改過遷善自

新盟魯志也故稱及鄭而巳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肆人欲滅天之

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而巳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肆人欲滅天之

人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之

而無侯於此絕之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之

初諸侯爲惡矣陳氏取許田則曷爲謂之肆人欲滅天之

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以自文鄭伯于外皆善詞也夫子

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

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

辭立許叔以之禍五世矣張氏以會書及交

右辭之辭足矣以之禍五世矣張氏以會書及交

附錄 公羊 桓公會也

秋大水 宿之痛傷悲哀之與怨氣并之所致也

姓痛傷悲哀之與怨氣并之所致也

胡氏 陰沴宜矣或問堯時宣有致之者而曰泮水警子

何也曰開闢以來水土之居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

治之而後人得以平土而居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

變而引堯 張氏 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冬十月 無事書此 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世祖孔子六世孫也而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干路目逆

年十父而取其妻公怒命督懼遂弑之曰美而公又曰宋殤公因民之

堪不命先宣言曰司馬鄭君則然已殺孔父而為大宰因民之

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殺督有無君之心然後

動於惡故先立乎及者何累也殺君多矣舍此無累者

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

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乎孔父孔父

生而父死已必死而不可得而救之皆死焉先攻孔父正色而立於

知則父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以稱字見其先義形於色也

矣朝則父者字他禮曰臣死難於君字之者以稱字見其先義形於色也

名蓋為祖諱孔子忍其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督宋之卑者早孔子故宋也胡氏按左氏宋殤公立十

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若

節而書及不謂既失其官而書上則夫是春秋之賢也

前而臣於禮之大節也督將弑公而後及君能為有無亦庶幾

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身而不剪其動也

於惡不能剪其劉安欲叛漢而身及直曹操欲禪位而

解孔融此數君子皆義形於色足以及直曹操欲禪位而

奸臣所以崇獎節義之極致春秋死節大臣苟不能與

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春秋死節大臣苟不能與

君不亡則亦不書是故春秋死節大臣苟不能與

大名命也張氏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

自隱四年以後鄭與夷相侵伐華

督蓋馮之黨也故弑與夷而立馮

形於色之言而左氏附會以為女色之啖子辯

之詳矣諸傳皆以左氏為嘉而注以父為名故胡

氏因之為美稱謂孔氏之先皆以春秋時名嘉者多

字若孔為美稱謂孔氏之先皆以春秋時名嘉者多

家傳亦其證也祖諱要之左注以為祖諱春秋非夫

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
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
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公羊內言之大惡諱此其
氏也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公羊目言之內為志焉爾
也公羊加三國所以非成也公羊若言穀梁公為志乎成是亂
也公羊按左為賂故立華氏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
華氏使相宋公督甚矣故特書其相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
日言成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何成宋亂此其
其有言成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何成宋亂此其
未言成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何成宋亂此其
故事者一則受賂而此與華氏一則謀宋災而魯卿而重
故特書其事以宋賂而此與華氏一則謀宋災而魯卿而重
諸國之大夫則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取諸侯爵之事書
日成宋亂則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取諸侯爵之事書
見其會未言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取諸侯爵之事書
罪矣夫以定州接迹於天於其所為者始也向也宋亂五國
大夫督以定州接迹於天於其所為者始也向也宋亂五國
華督之喪相宋莊州君之禍接迹於天於其所為者始也向也
春秋為舍此無後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東遷之初國
猶有臣子也

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為者
惟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
又按謝氏曰去其謂成
為平遂其事之謂成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戊申五月
公羊
非禮

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
乎戒懼而不取易已律令戒德立違而昭違亂之器
於何廟公不聽若**公羊**比取之宋其謂之不義取之部
鼎遂亂其本名也地於大廟非禮也器從名從本本名
之正其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器從名從本本名
大鼎者周家以孝天子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
祭諸侯有世孝天子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天子
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也孔子曰名從
也部鼎者部之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也孔子曰名從
謂之物從中國故也**公羊**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
受其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
獸之行也公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
載其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
保邪事正能敗人之國也亦或知寵賂之行
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敬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實

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又按意林曰宋鼎書部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皆作紀胡氏從之

程氏

公即位

穀梁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獄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胡氏君天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君天焉紀侯何獨無貶方是時齊欲滅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也。

紀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桓稱侯而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桓稱侯而穀注亦以為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子伯為闕文之故爾。又按紀來朝二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患之始

張氏

楚武王始僭號

左氏

楚始懼

雖不言會此其言。胡氏楚自西周以為中國之患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而鄭以王室盛為之服役終春循天之理傳信蓋復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

本此事觀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春秋進退子奪抑揚之旨。則知春秋進退子奪抑揚之旨。

安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

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武王武王至熊咆是為蚡冒又

於九年盟貳軫敗師於浦騷於八年圍鄭敗鄧於桓

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能賞

立於六年而伐申莊七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

附錄

穀梁

穀梁

穀梁

穀梁

穀梁

穀梁

穀梁

穀梁

穀梁

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其少從多也。穀梁

九月入杞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左氏

稱主名內之甲昔摺入邠。穀梁

又按程左氏曰以前紀侯來朝為杞侯故附會為不敬

之說事正與僖二十七年把桓公來朝而公子入
遂把相類得非左氏因此而設乎不然把桓公以
不共而得賤今把武公何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書至左氏脩篤好也公至自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

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公羊其君父脫危而喜穀梁例致君者始其往而喜其

言會故穀梁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告行反告至常

以地致穀梁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告行反告至常

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入也或錄其會盟侵

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

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言中

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義也

穀至例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

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啖子曰告廟則書之于策夫

子隨其所致而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

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

夫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

非功也

禮自勳也其餘不告或耻也或怠也陳氏有曰凡

至危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訖于斷

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鄰之戲之役

僅不至焉耳昭定之出無不至者哀或不不至至會

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

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婣按二家說皆

有得與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

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則則召陵盟楚

圍齊何得非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為長而

胡氏於致前事致後事之說又略焉則又當參以

公穀也。又按春秋書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以

三年春正月左氏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

王公羊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十年有王

穀梁桓無王元年天子有王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

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

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也

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桓無王而二

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桓無王而二

命伯而專征之於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穀梁曰郕魯地也

左氏

杞侯也張氏

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

穀梁

既者何

也盡而復也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王

鄭拒師王之應

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大變也

公子疊如齊逆女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不以為罪人也此桓公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

莊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書魯之逆者五惟

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魯

魯

魯

魯

公人至不言羣之曰為禮也齊侯來公逆而會之可也

禮者所得見乎公也

可禮者所得見乎公也

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舉以穆姜齊姜善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地出姜不書至賤成禮于齊也昭公娶吳女不書至耶娶同姓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致夫人也左氏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有謙敬序

有年左氏五穀皆熟稱有年公羊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大有年足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元年大水二年耗城民人將去國喪無日類得五穀皆有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又明為國穀梁有言者冬下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國見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也然十二年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公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

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他年則之數可知也而天道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是左氏桓公行惡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與王之新法也左氏桓公行惡如元年大水五年旱季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持書之所以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穀梁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為祥而趙子亦例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不以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意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書時禮也左氏冬獵曰狩周之狩地故書公羊狩者何由狩也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禮諸侯過郊不穀梁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曰實客二為充君之庖穀梁何以書識遠也戎祀國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蒐遂以原罔秦有不特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熱有原罔秦有

非國內之狩者何由狩也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禮諸侯過郊不穀梁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曰實客二為充君之庖穀梁何以書識遠也戎祀國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蒐遂以原罔秦有不特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熱有原罔秦有

兵圍皆常所也。其常所則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王於德全矣。

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而左氏記臧傳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春無以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王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散田狩之地，張氏曰：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釋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魯之大夫野乃常狩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于禘，譏親之說，信矣。○又春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忘非常之瑞，各有義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公三。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無王大夫也。不書，秋史闕文。公三。老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大夫也。不書，秋史闕文。時以見貶。○公三。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大司馬九伐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大宰建邦六典，而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六見宰之非宰矣。始而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六事皆三綱所係，然獨書官矣。夫咥稱仲子糾，終而追錫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義無所輕，入相也。或既相而封者，乎猶未受封，而糾則或義無所輕，入相也。或既相而宰自為使，而後其甚者也。

按宰糾書名，左氏直譏其攝父職，以出聘已昧於仍叔子之文，而杜注又以為伯糾為名，則伯糾乃字，稱於宰為官氏，渠為名，糾以為字，而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以祭伯亦老，稱乎蓋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欲言尊卿則連名，故為是，朕說耳。是皆不知春秋責宰相之書法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陸氏曰：此已丑陳侯鮑卒。杜氏曰：甲戌二十一日巳丑。

此年正月六日巳丑。○陳侯鮑卒。杜氏曰：甲戌二十一日巳丑。○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五。父之弟也。

穀梁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
死之日故卒二日以甲戌之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
矣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夫如者朝詞也齊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
紀微乎微者外相詐讓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與紀人之
並也其志惜矣外相詐讓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與紀人之
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天子修經存而不削者
以小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天子修經存而不削者
於吳滅國時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
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
也是

爲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爲來魯書也齊鄭如紀
會穀梁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推合謀同心以吞
曹之盟二十年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
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
年會于成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
方散故於周也至矣朝魯鄭而僂倖於一勝然怨
愈構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
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而遷邢鄆都矣三年
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而紀卒
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之辭也譏使
童子出聘使
不正父在子代江之詞也君聞
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
愛害公選故仕者出而不出官周衰小國大臣私意而用
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行然後國家傾覆春
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後世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不朝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于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棼射王中魚麗之王亦能軍初棼親從之公其君無不殺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自較也社

公羊 言其從義也故鄭以從王征伐美其得

穀梁 其幸從者之詞何也

同姓 謂若王國也存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胡氏 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非天討則天罰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所以諸侯伐焉非天討則天罰也王奪鄭也何為憤怒君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論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軍事述天埋而時措之者也以明君臣之義君行而臣從也

陳氏 春秋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能與也

陳氏 祭人衛之初王室多諱詞其曰非國史所不能與也

陳氏 春秋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也

也王

附錄 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行於天下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緊論也

○又

惟賜仲子錫命桓公含賜成風與此年伐鄭爾皆弗克若天也

大雩 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雩遠也

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

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雩遠也

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也君親之雩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六人舞而呼雩故

穀梁 言大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謂之雩雩故

穀梁 言大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以也求

穀梁 言大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雨也

穀梁 言大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則有不勝書之義故雩祭則因旱所以書而特謂之大雩者何旱見

因事以書而義自見皆因旱所以書而特謂之大雩者何旱見

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禮也

平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矣

矣之說

按經書零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月此年及成三襄五
是也書九昭三二十四是也書八月者四信十一襄
元定十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八月十七昭六十六
龍見而雩為正故以爲不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
記災也公羊以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為編
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為編
必待時矣穀梁例曰雩而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說
穀梁又以為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屬神蓋
川之義疏說以為爲天尊不取指斥故請其屬神蓋
因穀梁之說而爲之詞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
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季辛又雩
不言大者啖子
曰承上文也

冬州公如曹左氏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冬經間無異事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
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之法諸侯不生名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
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
爲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其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何處而可曰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大國之可也若譚子在不幸也非其罪也則春秋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
棄賢保佞或驕奢淫泆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
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寓公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冬州公如曹左氏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冬經間無異事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
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之法諸侯不生名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
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
爲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其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何處而可曰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大國之可也若譚子在不幸也非其罪也則春秋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
棄賢保佞或驕奢淫泆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
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寓公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左氏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冬州公如曹左氏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書

設梁

州

國

所

都

不

書

奔

以

後公出以師而保釐東土衛武所以列國而外相如不書
此何以書將有其
未故先錄其本

寓公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之法諸侯不生名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
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托於諸侯
爲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其名將以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何處而可曰匹天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大國之可也若譚子在不幸也非其罪也則春秋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
棄賢保佞或驕奢淫泆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
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寓公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勸誠矣

春秋書來例祭伯不與其朝介葛盧曰狄皆不能朝也其餘若內女書來則歸寧之詞也獨寔來之文公羊則曰猶曰是人來也以其化我故慢之注行過無禮曰化穀梁曰謂之寔來何也以其慢之故為簡言之也二家皆以義殊無謂惟趙子以為國氏譏其外交則考之經例未有用義台然於寔字只用杜氏說則考之經例未有用義台然於寔字亦只子胡氏直以寔字為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名伯父寔來左氏又為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名伯姑記于此以寔字為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名伯所都而桓十一年隨絞州夢下注又曰博于州為南有郡華容東南是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泰山鉅平縣

紀來諮謀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

師於北戎是諸侯之大夫忽救齊大敗戎

有之簡使魯為其班魯以周於後鄭忽以其有功簡故馬

胡氏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無修戰法故謹之

大閱

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戰法故謹之

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

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先王

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之陰雨

則取大閱三傳意曰無事而為之妄動也人有警而為

蓋懼鄭之畏不素宜所以講武非其國乎不言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

陳佗

陳佗殺之為君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公蔡

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人者其為賊也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人者其為賊也

其為賊而鄭伯與之為君宋督弑其名為賊故稱佗人為賊也

及其為賊而鄭伯與之為君宋督弑其名為賊故稱佗人為賊也

抑揚予奪則稱爵人著明矣為君而莫之外則誰敢勸於

成而惡故曰春秋懼

